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 著
顾文波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随身典藏



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 著
顾文波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恶下的恋情: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西)塞拉著;顾文波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名家名译)

ISBN 7—80109—694—0

I. 罪…

II. ①塞…②顾…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70744 号

罪恶下的恋情

(本册定价 15.00 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序 言



在当代西班牙文坛上，卡米洛·何塞·塞拉是首屈一指的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1989年，由于“他以风格多样、语言精练的散文作品含蓄地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们”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塞拉年轻时酷爱诗歌，崇拜诗人聂鲁达和阿尔贝蒂，写了不少诗，出版过两本诗集：《踏着白天游移的光》（1945）和《阿尔卡利亚诗歌集》（1984）。但是为他带来荣誉和成就的是小说和散文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罪恶下的恋情——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1942）以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和朴实的风格在西班牙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欢呼西班牙出现了一位大作家。小说写的是一个埃斯特拉马杜拉农民的回忆。这个农民本来不坏，但是在恶浊的社



会和家庭环境影响下染上恶习，作恶多端，在内战期间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小说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落后状态以及广大人民对战后生活的幻灭与绝望的情绪，被认为是西班牙内战后第一部反映现实真正生活的作品。但是这样一部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可贵的艺术价值的小说，却屡遭冷遇；先是许多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是在小说出版后又被指责为宣传残暴行为和恐怖主义，有害于公众和道德，被当局查禁。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虽然它的一些章节很是可怕，对此不乏贬责之辞和禁读之令，但它仍然具有空前的反响，甚至可以说这是继《堂吉珂德》之后西班牙文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①

1951年，塞拉出版了他最重要、最新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蜂房》。小说客观而真实地描写

^① 引自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塞拉诺贝尔奖时的讲话。

了内战后马德里普通人民的生活。故事发生在1942年12月的3天里。主人公马丁是个不成器的年轻诗人，失业后无所事事，以作诗打发时光。他囊空如洗，度日如年，终因在堂娜罗莎的咖啡馆吃饭付不起钱而被赶出店门。最后甚至被当作杀人犯受到拘留。罗莎的咖啡馆总是顾客盈门，芸芸众生往来不息。其中有工人、职员、贵妇、小姐、嫖客、巡警、守夜人、院士、作家、放债的、卖烟的、擦皮鞋的……作者心平气和地描写了这些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彼此不同的生活遭遇。书中出场的人物多达数百人，他们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蜂房”，在咖啡馆和其他场所营营不息地骚动着。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战后西班牙社会动荡、经济困难、人民痛苦的凄凉景象。正如作者在初版自序里写的那样：“我的这本小说没有更多的（当然也不能更少的）希求，它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片断，既不隐讳什么，也无惊人的悲剧，也不发善心，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准确地一步一步地加以描写。”

在表现手法上，无论对作者本人的创作还



是对整个当代西班牙文学来说,《蜂房》都称得上是一部独特而新奇的杰作。它充分运用人物对话、内心独白和电影蒙太奇来表现人物的活动,展示种种社会现象。故事情节不是按照自然时序一一叙述,而是把众多人物的故事切割成许多片断,交叉进行描述。这种崭新的艺术手法加上深刻的思想内容,使《蜂房》在当代西班牙文坛上赢得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塞拉的小说创作中,《圣卡米洛,1936》被认为是和《蜂房》不相上下、难分高低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星期里。主人公怀着沉重的心情面对镜子进行“良心的反省”,解释人生的意义和当时那个历史时代。小说几乎完全从马德里妓院的角度叙述,运用的语言同这样的角度相适应:粗俗之至,不堪入目。小说中的人物和《蜂房》一样营营不息,东奔西走,也一样真实、生动。通过这众多的人物的眼睛作品反映了那个历史时刻西班牙的社会生活。

塞拉的其他长篇小说也各具特色。如《静



心阁》(1943)写一群结核病患者在疗养院的生活,作品的题材和气氛跟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相似。《小癞子新传》(1944)别出心裁,和西班牙16世纪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异曲同工。《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采用“内心独白”,写一位不幸的母亲给在海上丧生的儿子写信,表达了对内战中死去的亲骨肉的哀痛之情,同时表现了弗洛伊德式的妒忌心理。《为两个死者演奏的玛祖卡舞曲》(1983)写的是西班牙加利西亚某个偏僻山区两个大家族之间的宿怨、矛盾和斗争。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故事表现了西班牙山村愚昧落后、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和山民迷信、粗野、失常的精神状态。不少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1984年塞拉就是由于这部小说而获得了国家文学奖。

塞拉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很有特色。无论是中篇小说《风车》(1956)、《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艺术家的咖啡馆》(1953)、《圣巴尔维那》(1951),还是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些



云》(1945)、《加西利亚人及其匪帮》(1949)、《西班牙的故事》(1948)、《卡宾枪手的漂亮故事》、《十一个关于足球的故事》(1963)、《没有爱情的寓言集》、《饿汉们的雪橇》等,一般都有生动感人的故事、质朴无华的描述、风趣幽默的笔调以及不拘一格的表现技巧。这些作品构成了塞拉全部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是色彩艳丽的红花,那么他的中、短篇就是熠熠闪光的绿叶。

塞拉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游记师承西班牙名作家巴罗哈和阿索林,语言流畅,文字优美,感情洋溢,不但描绘了西班牙各地的风情,而且揭示了西班牙人的性格和心态,读来引人入胜,不乏小说的特点和韵味。如《阿尔卡利亚游记》(1948)、《从米尼奥到比达索亚》(1952)、《基督徒、摩尔人和犹太人》(1956)、《首次安达卢西亚之行》(1959)、《莱里达省的比里牛斯山之行》(1965)等,都是塞拉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

塞拉的各类文学作品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代西班牙城乡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创



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革新西班牙的文学传统开辟了道路,为振兴和繁荣西班牙战后的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由于他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1957年他被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1964年被美国西拉丘塞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先后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4)、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1987)和享有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1989)。

毋庸置疑,塞拉是当今西班牙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文学史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塞拉是我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活力和趣味,叙述笔调不慌不忙。他是维皮奥·巴罗哈之后西班牙最富有表现力的作家。他才思敏捷,掌握着丰富的词汇,措辞造句准确无误。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无与伦比的描写才能。”西班牙文学界一致赞誉他是内战后复苏和重建西班牙文学的先驱,开辟了一代文风。

朱景冬

目 录



序 言	朱景冬	1
罪恶下的恋情	顾文波译	1
矮个儿消夏者	尹承东译	181
流浪汉胡安尼托	朱景冬译	199
老调调	申宝楼译	217
甜橙,冬天的水果	朱景冬译	225
痴情的少女	朱景冬译	241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	尹承东译	257

罪恶下的恋情

罪恶下的恋情

——帕斯库亚尔·杜
阿尔特一家





献给著名贵族、托雷麦西亚的伯爵堂赫苏斯·冈萨雷斯·德·拉里瓦先生。此人在本篇作者的手下丧生时，微笑着叫了他一声帕斯库亚里略^①。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

1

先生，我并非坏人一个，尽管我身上并不缺乏成为坏人的种种动机。我们这些最终难逃一死的人，刚出娘胎时，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然而，降生之后，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成长。命运像捏蜡像一样，随意地把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人，最后又让我们殊途同归，走向死亡。有人得天独厚，前程似锦；有人命运坎坷，荆榛载途。有人能眯缝着宁静的双眼，品味幸福的芬芳，脸

① 帕斯库亚尔的呢称。



庞上挂着清白无辜的微笑；有人则必须在田野里忍受炎炎烈日，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为自卫和生存紧锁愁眉。脂粉敷面、玉体着香与屈辱文身、抱恨终生，两相比较何异天壤之别！

我降临尘世已经多年，至少有 55 个年头了。故乡是巴达霍斯省一个偏僻的村庄，离阿尔门德拉莱霍城约有 10 公里，位于一条漫长的光秃秃的公路旁。那条公路像饿汉子度日那样漫长乏味，像死囚熬日那样遥无尽头——先生，处于您的地位，这种难熬的滋味是无法想像的。

故乡阳光充足，是个炎热的乡村。橄榄树比比皆是，毛猪（请您不要见怪^①）到处可见。所有的房屋都粉刷得洁白耀眼，甚至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眼睛刺得慌。村里有个用石板铺成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个漂亮的三眼喷水池。几

① 西班牙民间在说到“猪”这类不体面的词（包括本篇小说里的“屁股”、“尿布”等）时，常补上一句“请原谅”或“不要见怪”之类的客气话，有些地方甚至把“猪”直接叫做“不要见怪”。



年前,当我离开村子时,水源已经枯竭,但它是多么潇洒,多么漂亮啊!水池最高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池边构筑成波纹状,犹如扇贝的贝壳。村公所位于广场上,那可真是了不起的建筑,四四方方,像只烟盒。中间冒出一个尖塔,塔上镶着一面时钟,钟盘白得像圣饼。时针永远指着9点。村民并不用它来报时,而只是拿它当装饰。自然啦,村里的房子有好有坏;坏的居多,这也不言而喻,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坏的居多。其中有一幢两层楼房,那是堂赫苏斯的家。前厅全用瓷砖砌成,室内摆满了花盆。不用说在里面住,就是远远看它一眼,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堂赫苏斯一向酷爱花草,我想他一定专门嘱咐过女管家,要她看护那些洋绣球、香水草、芭蕉树、薄荷等名目繁多的花草,因为那个老佣人总是手握柄勺,钻进钻出地给嫩草幼芽浇水,那股精心劲儿,像是在调理自己的宝贝儿子。用不着怀疑,对她的用心,草木都是知情的,它们一株株都长得翠滴滴的。堂赫苏斯的家也在广场上,奇怪的是,他不惜工本修建起



来的那么优雅的房子，面墙却没有粉刷，露出石头的本色，显得十分平常。而这个村子里，再穷的人家也得把房子刷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主人自有道理吧。门楼上边，有两个石雕盾徽，据说很贵重；盾徽顶上是两个古代武士的头像，戴着羽饰的头盔，一个面东，一个朝西，似乎在防御着可能从两边同时出现的敢于进犯的敌人。广场后面，隔着堂赫苏斯的家，是教堂。教堂的钟楼是石头砌的，小钟的响声怪异得无法描述，不过，它却不时闯入我的回忆，好像此刻正在那些拐角处鸣响。教堂的钟楼和村公所的钟塔高矮一般，但每当夏季来临，返回的老鸛都知道前一个夏天自己是在哪个塔上栖身的。那只后来又活了两个冬天的跛脚鸛，原先就是栖息在教堂的钟楼上的。当初它被雀鹰惊吓，从钟楼上掉下来时，还很幼嫩。

我家住在村外，若是迈大步，离村边有 200 步左右。当然啦，我家的房子，得与我的地位相称，是狭小的平房。但由于我对它有了感情，有时还为有它而自豪。一进门就是厨房，实际上，